

从表达自发含义的“れる/られる”看日本人的集团性

赵歆越

(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要]助动词“れる/られる”可以表达“自发、被动、可能、尊敬”四种不同的含义。这不仅在日语当中是特殊现象，在其他国家的语言当中也是一种特殊现象。助动词“れる/られる”在日语语法中属于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关于其语法机能方面的研究很多，但从文化角度去阐释其含义特殊性的论文却很少。“自发、被动、可能、尊敬”从表面上看什么关系都没有，但放在日语这个大的背景下研究的话，就能发现相同的东西。并且，这四种含义中，自发的用法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为了弄清这一问题，笔者将对前人理论研究进行概括总结并简述集团性的概念，以此为基础论述表达自发含义的“れる/られる”所体现的日本人的集团性。表达自发含义的“れる/られる”，是说话人将自己的想法、感情、决定用自然发生的方式加以表达，完全没有自我主张，不强调个人意志，而这种个人对主体性的放弃正是日本人集团性的显著特征。自发用法让人感受不到轻率的自我主张，说话人的谨慎优雅是一条避免因轻易下判断而蒙受耻辱的防线，更是一条维系集团内部声音一致的纽带。“れる/られる”的自发用法可分为表达感情的自发和判断的自发两种，本文也将按照这样的用法划分来论述论点。

[关键词]集团性；自发；被动；可能；尊敬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0.06.346

对“れる/られる”的“自发、被动、可能、尊敬”四种用法进行过研究的有山田孝雄、大野晋、世良正利、森田良行、板坂元、荒木博之等。其中山田孝雄主张四种含义中被动的用法为起源，而其他的几位则认为自发为起源。大野晋在昭和42年12月的《文学》上发表过《日本人的思考と日本語》一文，阐释了“れる/られる”语法思维的形成是作为稻作农耕民族的日本人顺应自然的生活习惯的必然结果。森田良行在《日本語の視点》一书中把“れる/られる”四种用法中共通的东西归结为“外的存在と自己”的关系。板坂元在《日本人の論理構造》一书中指出“れる/られる”的语法思维的形成是伴随着日本人的崇尚自然、顺其自然的心理及行动准则而生的，并且给出了“れる/られる”自发用法的确切定义。即：“自分自身の思考活動の結果として、あつひとつの判断に達するのではなく、いつの間にか無意識無自覚のうちにそういった知識に到達した一到達というよりもそういった判断や感じが自然に生じたと言ったほうが適当であろう—自分を取り巻く周囲と自己の区別がなく、周囲に埋没した自己に、あたかも木の葉に結ぶ露のごとくひとつの感じ、考えが発生する。れる/られるとはそういう状況下に生まれた感じ、考えであることを示すものである。”¹荒木博之在《日本語から日本人を考える》(朝日新闻社、昭和55年)《やまとことばの人類学》(朝日选书、昭和58年)中把“れる/られる”的自发用法和日本的村构造(集团)相结合加以论述，这一点相对于大野晋的主张已有发展。而后在《日本人の行動様式》中明确提出：“日本人の集团論理性、他律性をもっともいちじるしい形にいて見られる統語論的現象は受身、可能、自発、尊敬の意味に用いられる「れる/られる」の用法におけるそれであろうと思われる。”²

大辞林第二版中对“集团”所下的定义是“人、もの、動物が集まって一まとまりになること。また、その集まり；ある共通の目的をもち、相互に依存関係をもつ人の集まり。”

荒木博之在《日本人の行動様式》中对日本人的集团性有专门性的研究“ムラの構造に起因する集团論理は日本人の行動規範として無意識のうちに日本人に作用する。そして、農耕の共同社会の形成とともに存在し、日本人のコア・パーソナリティとして伝承され、現在に至っている。集团の成員は共同の作業に、共同の祭りに、儀礼にお互いの連帯感を深めながら相互依存的に生きていかざるをえなかったのである。個人の恣意の許されない世界を動かすものは当然集团の論理であった。”³中根千枝、大森和夫、有島俊彦等都曾对日本人的集团性进行过阐述。加藤周一在清华大学和日本国际基金会北京事务所的演说中讲过：“日本文化には強烈な集团主義色彩がある。伝統日本文化には人々は共同体とした集团に従属し、利益は集团利益に服従する。”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在微博中讲到“沉默螺旋”这一概念时曾写道：“给日本的大学生讲课，起先就会遇到这一现象，因为所有的人不会提出疑问，教材上写的内容无论对错，只要是写在上面的，必定是权威的，是对的。有一回，我故意在教材上写下了错误的解答，而且还告诉了学生其中有的地方是错的，结果当场没一个人举手，下课后反倒有个学生问我那个解答是不是错了。我问她为什么不举手当场提问，她回答：“当众站起来说话，太孤立了！……其实，别说一个小小的课堂，就连这些年的日本社会也不外乎这类情景。……日本人的群体意识超强，从负面观察，“跟风”以及“谁都不说”的社会现象也同样超强。”由此可见，集团主义长期以来给予日本人及日语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集团主义作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特征，给“れる/られる”的四种用法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契机。

以下把“れる/られる”的自发用法分为情感自发和判断自发两种来论述。无论哪一种，例子都不胜枚举。首先看情感自发的例子。

(1)けれども、自分を魅するものはひとり大川の水の響きばかりではない。自分にとっては、この川の水の光がほとんど、どこにも見いだしがたい、なめらかさと、暖かさを持っていて思われるのである。(《大川の水》芥川龍之介)

(2)京都から大阪へ行く。闇市場を歩く。何か圧倒的に迫ってくる逞しい迫力が感じられるのだ。(《大阪の憂鬱》織田作之助)

(1)中对河水的感觉、(2)中对迎面而来的强大力量的感觉是怎么产生的呢？仿佛不知不觉间就到达眼前，沁入心底。“思う”“感じる”这些对于人来讲最具主体性的行为在“れる/られる”自发用法的作用下，仿佛天上飘着的白云、河中流动的溪水般自然展开，仿佛人的感觉、感情是被上天赋予、跟主观意志毫无关系一样。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自我否定、自我放弃”呢？除却受日本人自然观的影响，不过是集团性这个日本人的无意识的强制的内在在发挥作用罢了。它向对方及周围人传递一种信号：这种感觉或感情是被赋予的，我只是被动接受而已。我的主观感受随时可以跟随客观而改变，我和周围的人是一样的。加藤周一在清华大学和日本国际基金会北京事务所的演说中讲过：“集团主義には形態がたくさんある。”“日本文化は主観的な色彩が濃い文化である。環境が変えられなければ自分の内心を変えようということが日本人の心である。”这种主客合一、被动心理浓厚、自己的意志想法随周围环境而改变、主体性放弃正是集团性的不同表现形态。

与“思う”“考える”相比，“思われる”“考えられる”作为表达判断的句式经常被日本人使用。寺田寅彦是日本著名的随笔家、物理学家，他的科学随笔当中经常用“思われる”表示判断：比如在《海水浴》中，六个表示判断的地方用了四个“思われる”；《疑問と空想》当中，七个表示判断的地方用了六个“思われる”；《映画と生理》当中，七个表示判断的地方用了七个“思われる”；《物理学園外の物理的現象》当中，十四个表示判断的地方用了十三个“思われる”。即使是科普文章日本人也很少用断定的方式 而是用这种似乎缺乏自信的判断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判断自发的用法谨慎含蓄，不显轻率，其实恰恰是日本人意识到了自身判断可能存在错误，或是因与周围人的想法不同而向大多数靠拢的心情和做法。

结语

表达自发含义的“れる/られる”所体现的主客合一、被动心理浓厚、自己的意志想法随周围环境而改变、主体性放弃正是集团性的不同表现形态。“れる/られる”的自发用法让人感受不到轻率的自我主张，说话人的谨慎优雅是一条避免因轻易下判断而蒙受耻辱的防线，更是一条维系集团内部声音一致的纽带。日本人的集团性文化在日语中有诸多体现，“れる/られる”只是其一。今后笔者会继续研究日本人的集团性在其他语言现象中的深刻体现，另外，“れる/られる”作为日语中特殊的语言现象，不应只是从语言心理方面，还应从包括语源的语言功能方面加以研究论述，这些是今后要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森田良行.《日本語文法の発想》.ひつじ書房.2002年
- [2] 荒木博之.《日本人の行動様式》.講談社.昭和48年
- [3] 板坂元.《日本人の論理構造》.講談社.昭和46年
- [4] 荒木博之.《やまとことばの人類学》.朝日新聞社.1985年
- [5] 有島俊彦.《日本の国民性》.社会思想社.1987年
- [6] 大森和夫.《日本》.大连出版社.1980年
- [7] 中根千枝.《家族を中心とした人間関係》.講談社.1980年
- [8] 森田良行.《日本語の視点》.創拓社.1995年
- [9] 会田雄次.《日本人の意識構造》.講談社.昭和47年
- [10] 大野晋.《日本語の文法を考える》.岩波书店.1978年
- [11] 大野晋.《日本人練習帳》.岩波书店.1999年

注:

- [1] 板坂元.《日本人の論理構造》.講談社.昭和46年.72頁
- [2] 荒木博之.《日本人の行動様式》.講談社.昭和48年.37頁
- [3] 荒木博之.《日本人の行動様式》.講談社.昭和48年.24頁